

# 原创诗剧《太阳神光芒的电台》广州首演

## 当“70+”芒克邂逅“20+”创作团队：“年轻时我一往无前，现在的我更加没有困惑”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樊雨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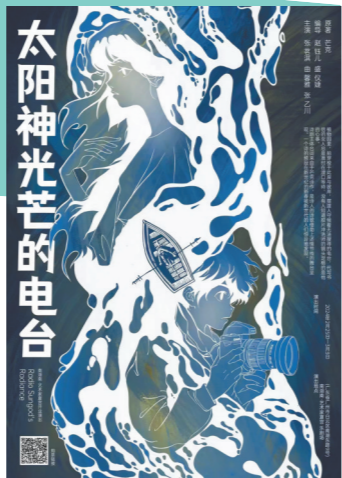
胶片冲洗师(张乙川饰)vs代写书信的女人(曲馨雅饰)

用年轻视角解读旧日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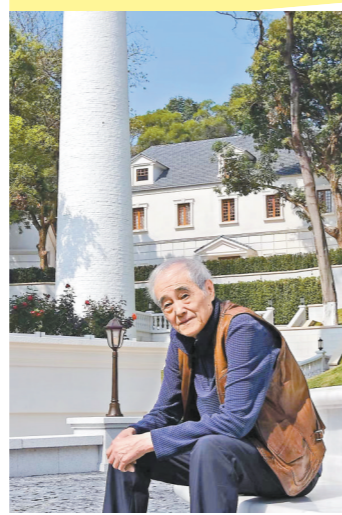
2月25日至3月3日,原创诗剧《太阳神光芒的电台》在广州湖南·艺术家夏宫乐剧举行了首轮演出。该剧由朦胧派著名诗人芒克的诗作改编,并由其人主持原创,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编导赵钰儿、盛仪婕担任编剧并执导,青年演员张茗淇、曲馨雅、张乙川担任主演。创作团队利用戏剧这一艺术形式探索了“此岸与彼岸、现实与真实、信仰与追寻”的关系,表达了对观众的真挚祝福——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昂着头,迎接生命的光芒。首演期间,羊城晚报记者通过剧场探班和文字采访的方式,对话了这个年龄差达50岁的剧组,看看两代文艺工作者如何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长河,达成充满诗意的创作共鸣。



摆渡人(张茗淇饰)



剧作海报



芒克

诗人芒克出生于1950年的秋天,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1978年底,他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并出版了处女诗集《心事》,声名随之鹊起。诗剧《太阳神光芒的电台》中,诸如《公园里的孩子》《阳光下的向日葵》《麦田里》《葡萄园》等芒克的经典诗作都以台词的形式得到呈现。谈及该剧创作的缘由,芒克感谢了作家、戏剧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广天,他表示:“广天老师在文学、戏剧、音乐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很深,可以说,他是这部剧的总策划。有一天我俩见面,他问我‘我想把你的诗改编成一部诗剧,你同意吗?’一开始有些疑惑,因为觉得诗歌和剧本的差别非常大。但是广天老师让我放心,他邀请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编导来操刀。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作品。”《太阳神光芒的电台》把芒克诗中的意象以当代戏剧的跨界思维方式呈现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了一幅充满想象的图景:植物园里,一艘小船穿梭于此岸

与彼岸,摆渡人守候着无法搜寻的电台,寻找高明是他唯一的期盼;一位代写书信的神秘女人总是准时在渡口等待,小船的到来像某种永恒的刻度,是她生命中唯一确定会发生的事;胶片冲洗师则默默用镜头定格神秘女人的身影,他收集与女人有关的一切,和她的影像恋爱,积攒灰尘的胶片曾短暂地点亮他,却始终无法拼凑出片刻的真实……谈起诗剧最终呈现的样态,芒克表达了对编导赵钰儿、盛仪婕的认可:“从1971年到2010年,我的诗歌创作跨度足够长,要从中选择一部分串联在一起组成诗剧,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现在我70多岁了,两位编导才20多岁,我认为她们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我们过去的诗歌,用非常前卫、先锋的方式把旧日的作品改造成符合年轻人口味和状态的东西,而这正是我希望她们做的东西。另外,诗从来都是诗人生命的一部分——自由的,同时又无情消逝的一部分。在诗剧中,诗的这特性得到了很好的捕捉和延伸,我很欣慰。”

B 诗意台词成亮点也成难点

C 人应当乐观且一往无前

作为一部小剧场独角戏,《太阳神光芒的电台》中的表现元素称得上丰富:电台、收音机、船桨、胶卷……种种怀旧元素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动中或深或浅、若有似无地诉说着情感;同时,创作团队还通过器乐演奏、演唱甚至时装秀等手段来表现“诗意”并调节戏剧节奏。盛仪婕介绍,伴随着诗剧从设想落到地,主创团队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物设定与情节串联工作。“我们在三个角色身上安排了一种贯穿在芒克老师诗作中的特性,芒克老师曾经经历的迷茫和困惑,在疼痛中生出希望,这些和我们现在想要追寻的内心力量是相吻合的。”沿着这个思路,主创团队依靠创作直觉去寻找诗作中相应的意象并将其串联起来,且不断丰富,最终形成了剧中松而不散、零而不乱的情节。盛仪婕透露,全剧的剧本终稿是一叠30多页的A4纸,而其中95%的内容都来自于芒克的诗作,这也让《太阳神光芒的电台》成为一部货真价实的诗剧。不过,在让诗迷过瘾、让普通观众充分感受诗意的同时,《太阳神光芒的电台》也因重意象、重情绪而轻叙事的台词风格,对表演者提出了高要求。

相较于一般强剧情和强情节的戏剧作品,诗剧《太阳神光芒的电台》弱化了叙事情节,用充满冲突与对抗的画面解构又重塑着三个角色对爱意与自我的认知。剧中,充满杂音的老式收音机、荡漾在水面上的船桨、暗房里堆积成山的胶卷、女人随风摇曳的衣角,一个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元素展现着爱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收音机的电波一样,水流承载了诸多心事,液化的爱、液化的自我、液化的世界……一切都无限接近真实,投射在每一个话剧参与者心中。“创作过程中,我们从年轻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困境出发,用植物园里的电台象征理想主义的

高地,用电台中的声音召唤陷入现实泥潭的年轻人,让这种诗意的声音引领他们寻找诗剧中的意象做出解释。盛仪婕透露,在两个多月的创作过程中,难免有灵感卡顿的时刻,为此主创团队想了许多应对方法,比如跑到室外玩跷跷板,水流冲关,还一度想要将跷跷板和秋千的元素加入到戏中。“某一次排练时,看着演员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我们突然觉得可以放一个秀场音乐。”赵钰儿和盛仪婕表示,张广天教授在每一个环节给了她们启示——当演员够美、舞台上的一切够美时,你只需要想办法呈现他们的美就够了:“正因如此,我们

在饰演胶片冲洗师的张乙川看来,台词的诗意和平时说话的逻辑大有不同。“理解诗意需要感受当时的背景,不断地理解,在排练的过程中逐渐找到诗意的感觉。”摆渡人的扮演者张茗淇也感叹道,背台词几乎是本剧表演中最难的一关,“不过,反复的排练和充分的沟通与共鸣,最终让故事变得不再晦涩难懂。突然有一天,我说起这个词儿时就特别有感觉了,我慢慢和角色融为一体。”饰演代写书信女人的曲馨雅则表示:“背诗句的时候,我习惯在户外走一走。晚上我会看月亮,看看夏宫园区里的灯光,找到心中的宁静,然后再去读这些诗,就能慢慢回想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进而慢慢理解了这部剧。”至于人生的去向、爱情的真谛、生命的归属……这些曾经在芒克诗中被表达,如今又被《太阳神光芒的电台》所呈现的“困惑”还会萦绕在诗人心头吗?74岁的芒克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认为我一直生活在美好中。这些所谓的‘困惑’,其实是我年轻时对生命的思考。那时,我写诗最终的思考都指向生死与时间。其实诗有时是一种个人的哲学,是个人对待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但人实在太渺小了,所以,一切都是问题,我从来不考虑成功与否。现在的我更加没有困惑,不论写作、画画还是生活,我都坚持自己的轨迹,我一直都很乐观。”

至于人生的去向、爱情的真谛、生命的归属……这些曾经在芒克诗中被表达,如今又被《太阳神光芒的电台》所呈现的“困惑”还会萦绕在诗人心头吗?74岁的芒克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认为我一直生活在美好中。这些所谓的‘困惑’,其实是我年轻时对生命的思考。那时,我写诗最终的思考都指向生死与时间。其实诗有时是一种个人的哲学,是个人对待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但人实在太渺小了,所以,一切都是问题,我从来不考虑成功与否。现在的我更加没有困惑,不论写作、画画还是生活,我都坚持自己的轨迹,我一直都很乐观。”

E-mail:hdzp@ycwb.com

李俏梅

最现代的与最古老的在一起,最妖异的与最寻常的在一起

## 走在西关的“迷宫”里

昨天和同伴因为工作事务,一起在文昌北路走了走。

文昌北路位于广州荔湾区俗称“老西关”地段,与已经“改造好”属于网红打卡的区域如永庆坊不同,它处于“待改造”状态。但我感觉这一带最具广州特色,从文昌北路的任何一条小巷(在老城区里,它们往往被命名为“大街”)走进,都可以去淘宝,不过这些宝物似乎都堆积在灰扑扑的角落。

因为想去参观一下20世纪40年代中共广东省委临时委员会的活动旧址,走进了文昌北路耀华东街这条巷。如果不是因为有考察任务,我们是想不到这么市井风的地方还有党的地下机关。当时广东省委临时委员会委员梁广住在这里,他以药店经理的身份从事工作,因为相当机密,所以留下来的资料也不多。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沿着窄窄的木楼梯到二楼看了梁广当年住过的宿舍,一个更高更陡的楼梯通往二楼的阁楼。

出来之后逛了逛耀华东街,都是卖瓷器的。大多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但感觉这些东西可能是景德镇很多年前生产的吧,瓷器上落满灰尘,式样很老旧。问了一下价格,也不便宜。一个老板说:“你们要更便宜的可以上网买,我这里已经是批发的价格零卖的量了。”我们问,为什么不把生意弄到线上去做呢?回答说

瓷器的东西容易碎,卖出去返单率太高。生意冷清,老板们都在巷子里打牌。我对一个绿地碎花的花瓶表现了一点兴趣,打牌的老板立刻放下扑克来照管我的生意,但我最终没买,因为不想抱着个大花瓶逛街。

第二条巷子里面一家一家都是卖紫砂壶的。铺面都是竹筒楼,幽长的进深,每一家恐怕都有成千上万只紫砂壶吧。走进一家,一个高大微胖四十岁左右的中年老板告诉我,最外面的是150元的,稍进,200元,越往里东西越贵,一直到最里面是名家手工做的,壶底都有印章,1500元左右一只。这么有规律地摆放在我是新的经验,真的是一目了然。

老板说,价格已经便宜了,不再接受议价。我个人感觉也确实便宜了,如果非得狠手,真想一只1500元的,因为非常喜欢它的壶型设计和花卉图案,既古雅又清新,质感好。老板脾气很好,任我试了很多壶的出水,说不买没关系,不要有压力。这样一来我就更不好意思不买了,最后买了一只150元的黄绿色调的小壶,很有设计感。虽然老板让我们不要有买的压力,但一聊起来感觉他卖的压力真是山一般大。他说自从疫情开始,已经亏了四年了。

“现在的人们不逛街。”老板幽幽地说。

同伴立刻说:“是啊,我十多

年不逛街了。”我说:“我偶尔逛,也不怎么买。”

“逛街文化的失去……”我在心里喃喃地说。我们保护这个,保护那个,逛街文化算不算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逛街,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快乐,哪怕不买,看看也好!可是逛着逛着总会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而现在的人们,是否已经失去了这种快乐呢?也失去了一个经济的增长点。

老板说,昨天一只没卖出,前天卖了只,前天卖了只。我想起他庞大的库存,真替他发愁。我拎着我的壶走到文昌北路的正街上,看到一家旧校家具店里的家具叠床架屋。酸枝据说是木材中的黄金,我都不敢问价格。同伴说,他问过了,不贵,一堂木沙发也就三四千元的样子。我感叹,如果是真的酸枝,有空间堆放的话,真该买一些收藏着,算是投资。无意中又走入一家老钟表店,老店主正在专心修理钟表。我问,这里最古老的钟是什么年代的?老板说,清代的。各式各样的老钟,挂在墙上,玻璃柜里,甚至去往二楼的楼梯间,我们仿佛走在重重叠叠的时间迷宫里。

我问:什么人会来买这些老钟表呢?答:各种人都有。可是我在这逡巡了许久,也没见一个人进来。这家店是一切旧物的象征。佩服老店主从容淡定的态度,仿佛已经在时间

中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一切焦虑。接下来的巷子全是加工玉器和卖玉器的,有个牌坊叫“源胜陶瓷玉石工艺街”,这里最大规模的生意应该是玉器生意。但是堆积如山的玉饰品使你简直丧失了拥有的欲望,连假装要买顺便赏玩一下的步骤都省了。因为在我看来,买玉器,水深,不是一下子能学会的。

走了几条街终于到了宽阔的康王路,我们最后来到一家柳州螺蛳粉店吃晚饭。坐下等待的过程中,忽见一打扮妖异的女子对着手机搔首弄姿,口里念念有词:“……这脸蛋,气质,身材……”我不得不多看了她几眼。嘴唇涂成了青绿色,让人不由得想到《聊斋》。直播结束,她嚼嚼嘴的柳州粉面,和邻座聊天,说到她两个孩子,大的已经上初中了,却是最寻常家庭主妇的声口态度,与刚才判若两人。

这就是西关,最现代的与最古老的在一起,最妖异的与最寻常的在一起,我甚至看到一个肥仔顶着一头竖起一尺高的白发走路。许久不逛街的我们,似乎有太多的感慨和惊叹,而它自己——见过一切世面的西关老街,丝毫觉得有什么,它一声不吭。我们也大口吃起螺蛳粉来,微辣的螺蛳粉吃得我们满头大汗,在这据说冬天的广州。

## 早春原野

韩公明

一边用脚轻抚纤巧的粉红小嘴,一边亮开清脆婉转的歌喉;斑鸠在树上、草丛间“咕咕”“咕咕”长声吆喝,发出求偶的叫声,让人意识到播种爱情和希望的季节来了。

更急迫的是空中群飞的候鸟。一冬的蛰伏,它们早就按捺不住心中那份飞翔的冲动,呼朋引伴飞越万水千山,现在终于要回到熟悉的河塘山谷,惹得哪家家的鸽子腾空而起,扑闪翅膀欢快地迎了上去……原野上印着无数美好回忆的小路已是“新绿草芽”,刚过去的严冬铺天盖地的寒冷捂不住野草蓬勃——车前草、马蹄草、泥鳅草,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草,顶开压在身上的泥

土,挣出身子横空出世,虽然娇嫩,却尽显伟丈夫的豪气。

浅绿中,红的、白的、粉黄的点点小花,肯定是这个季节最急性子的精灵,它等不及花界红肥绿瘦争芳夺宠的封后大典,赶趟儿似地迎着早春的暖阳静静绽放。

也许,早开的花有丝丝孤单,但并不寂寞,它们甚至还暗暗嘲笑那让陆放翁极度感伤的断桥边“零落成泥碾作尘”仅剩一缕香风飘荡的寿阳花。好福气回肠的早春!漫步在长满野草的山间小径上,我不禁放轻了脚步,生怕自己一个不知轻重的动作惊扰了眼前的美丽……

若不是主演《刘三姐》名扬天下,她本身就是一个贤惠、实在的客家女子

## 追忆“刘三姐”

杨宏海



何有才(左一)、黄婉秋(左二)伉俪与杨宏海(右一)一家人合影

早上起床,忽见手机里有老朋友何有才(“刘三姐”黄婉秋的丈夫)发来的信息:“今天是婉秋离开我和所有天下热爱她的人、影迷、歌迷一年的日子,深深怀念她!祝她在天外传歌健康平安!”信息还附了央视四套一个视频节目,是黄婉秋、何有才伉俪深情献唱《只有山歌敬亲人》,里面有电影《刘三姐》的精彩片段。

时光飞逝,“歌仙刘三姐”离开我们已一年。此时此刻,与黄婉秋认识交往的往事,涌现脑海。1960年,17岁的黄婉秋在电影《刘三姐》中塑造了一个清纯、美丽又俏皮的刘三姐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很少有人知道黄婉秋是正宗的梅州客家女人,我自己也是20世纪70年代才认识这位著名“老乡”的。

记得是1984年秋天,金风送爽,梅州市举办首届“中秋山歌节”,邀请广东省内外七个文艺团体的艺术家前来参加,黄婉秋就是受邀的嘉宾之一。《羊城晚报》当即以一则《“刘三姐”转“外家”》的报道,首次披露了黄婉秋祖籍广东梅州的消息,马上引起关

注。当时我在嘉应师专中文系任教,兼任报刊主编,闻讯后立即前往艺术家们下榻的酒店采访。当年的黄婉秋不到40岁,仪态端庄,丰神秀雅。她告诉我,她的祖籍在梅州,祖父原是梅州开药店的中医,抗战时期避难到桂林。黄婉秋记得祖父临终前一再叮嘱她的父亲: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要忘记回乡寻根。

在梅州山歌节晚会上,黄婉秋以她柔美的身段、婉转甜美的歌喉、声情并茂的表演征服了故乡的观众。接着,她与丈夫、男高音歌唱家何有才表演了《刘三姐》中的唱段,还合唱了一首他俩合作谱写的《梅州好》:“清清的梅江水又长,高高的阴南山最雄伟……梅州人民情最深,叶叶家乡有名声……”

黄婉秋首次来梅州,停留时间很短,但她还抽空访问了工厂和部队,参观晚清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的故居“人境庐”,还与友人依照线索去寻根问祖。在此期间,我跟踪采访,写成《“客家刘三姐”黄婉秋》一文,在《嘉应师专报》发表。

正因为这次采访,我与黄婉

秋建立了友谊,此后工作中又陆续有过几次交集。

1988年,调至深圳市文化局工作的我有幸被推荐出席北京第五届全国“文代会”,与黄婉秋在人民大会堂相遇,交谈甚欢;1997年,我与同事到广西桂林作文化交流,黄婉秋夫妇热情接待,并向我询问故乡梅州与深圳经济特区的状况……

家文化艺术节“阳台山全国山歌邀请赛”,黄婉秋应邀莅会指导,她与丈夫何有才以及女儿、外甥女“三代刘三姐”登台献艺,引来观众热烈掌声。

黄婉秋告诉我,她这几年除了培养女儿、外甥女传承“刘三姐文化”之外,他们一家经过几年的奋斗,在桂林阳朔创建了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旨在立足本土挖掘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采用博物馆、全息影像演出的创新模式,打造一台全息魔幻音乐剧《遇见刘三姐》,将于近期公开上演,她希望剧场成为阳朔的文化地标。

我听后很感动,对她说:“这真不容易!应该是三姐您的圆梦之作了!”黄婉秋微笑着点点头。

在龙华演出之后,我与内子小冰陪同何有才、黄婉秋伉俪参观当地文化设施。何有才告诉我,黄婉秋作为客家妹子,一直保留着客家女人的传统美德——善良、勤劳,家中所有活计都由她操持,相夫教子,还有一点客家女人的保守,比如从不穿露背的衣服,平时没事就待在家里不喜外出串门。若不是主演《刘三姐》名扬天下,她本身就是一个贤惠、实在的客家女子。

黄婉秋听说我母亲是她的粉丝,喜欢听山歌,便向我表示,如有机会回梅州,一起去见我母亲,给她唱一首山歌。母亲听了很开心,很期待。两年前,我母亲因病去世,黄婉秋伉俪专门发来奠仪与慰问,并献了花圈,由此可见她是一个很讲情义的人。

从黄婉秋及其家人的身上,我感受到作为客家人对故土深沉的眷恋与热爱。

我不禁放轻了脚步,生怕自己一个不知轻重的动作惊扰了眼前的美丽

明媚的阳光,像是早晨的信物,照在人身上,从头顶照暖洋洋,心也随之舒爽起来——春天来了!

我想,这和煦的阳光定然是从东边的大海踏浪而来,它清新的元素中,分明带有浩瀚大海淡淡的浸润,隐隐还能听见高傲的海燕战胜冬天的寒冷,见到春天第一缕阳光从海面升起时欢呼的声音……

当然,这阳光也许是穿过大巴山脉姗姗而来,一个深深的呼吸依稀能嗅到巴山松的树香,仿佛还能体味到神农架野人披着长发迈开大步奔跑时的气息。

早春的小溪美得令人心碎,清澈、通透、柔媚。有人说柔情似水,此

时路边小溪中淙淙流淌的水更具水的神韵。

它也许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经过一冬力量的积蓄,带着融化的动能和雪山的纯洁激越而下,携大峡谷的壮丽、藏民的粗犷、彝人的神秘一路轻歌而来。

抑或,它来自古老的喀斯特地底的裂隙,千回百折,自细微的泉眼中滴答溢出,蹭过草丛,绕过乱石,汇入小溪。或者它干脆就从来自路旁竹木葱茏的山坡、高处的农田,带着芬芳流向远方。

鸟儿最能感知春天的秘密。花喜鹊欢笑着满世界乱窜,百灵鸟轻盈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惬意地